

宁城错爱

一部青春的奋斗史
谁不曾年少过，谁不曾淘气过
而你，是否就是它的俘虏

卯升斌◎著

NINGCHENG
CUOAI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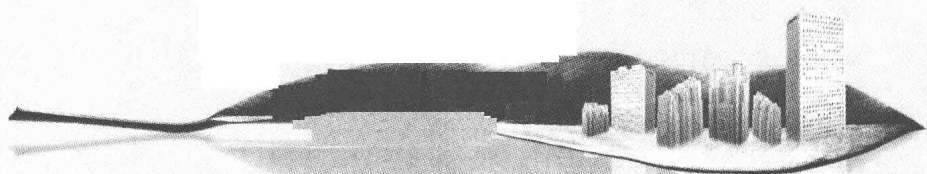
宁城错爱

一部青春的奋斗史

谁不曾年少过，谁不曾淘气过
而你，是否就是它的俘虏

郑升斌◎著

NINGCHENG
CUOAI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城错爱 / 卯升斌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55-0406-3

I. ①宁… II. ①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133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宁城错爱

作 者 卯升斌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韩晓征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06-3

定 价 33.5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第一章	宿命	001
第二章	背篋	029
第三章	春梦	069
第四章	天劫	096
第五章	血案	124
第六章	浮云	154
第七章	游戏	180
第八章	离殇	197
第九章	悲欢	227
第十章	夙愿	249





第一章 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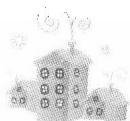
—

我们的先祖在面对大自然时的无能为力以及对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握之际，在问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时，就会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感觉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人的生、老、病、死、祸、福乃是宿命所归，没有人能够改变已定的命运，于是听天由命几千年。这就是宿命。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解释先祖留给我们的困惑，于是我们常常为之虔诚地祈祷，希望命运会奇迹般改变，然后通过改变命运改变自己。也希望世间的一切变得公平、合理，整个世界没有杀声、哭声、骂声、怨声、叹息声，有的是歌声与爱情相融，掌声与幸福相依，笑声与快乐相伴。

然而命运这东西，谁也说不清楚，因此谁也不去说它。人们将目光集中在这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心中盘算着要如何才能更有价值地消耗有限的生命。目光所及之处，山环水绕的宁城中，有人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有人在为生计忙得汗流浹背，有人在为功名利禄奔波劳累，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明目张胆地谈情说爱，有人在欢天喜地牵着孩子逛街，有人在辱骂中挥动拳头殴打他人。小贩在吆喝，行人在谈笑，车来人往，一片嘈杂。

所有这些，都好像是为了证明宁城也是城，普普通通的城，与其他的城市一样，人们照样在城里唱歌、喝酒、放纵、结婚、生子，然后悄无声息地死亡。那么谈情说爱的请尽情地恋爱吧，人类需要疯狂的爱情勇士，



才能繁衍文明，谱写历史。打架斗殴的也尽情地打斗吧，这是强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时代，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死不瞑目。

在车流人海的喧闹中，城市最耀眼的一角，有人正在风风光光地进行着采访：“自你们在全县开展拯救S-1行动以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破获这么多宗未成年人犯罪案，拯救了众多失足少年，在此我代表宁城的广大市民对你们表示衷心感谢。下面，请你谈谈，近年来为何未成年人犯罪仍是有增无减。”

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警官。女警官甜甜一笑，举手投足间尽显高贵优雅而不失性感风流：“未成年人犯罪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看了黄色书刊和电影，玩了带有暴力色情和恐怖的网络游戏，或是在玩乐中拉帮结伙，逞强好胜而实施的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偷盗抢劫等行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网络正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未成年人犯罪约八成与网络有关。涉案未成年人吃在网吧，睡在网吧，目前已成一种社会现象。网络本身所包含的信息良莠不齐，很多信息是未成年人不宜看到的，特别是一些色情、暴力等网站会通过多种链接突然出现在屏幕上，图片醒目，极具挑逗性，自制力不足、好奇心强的未成年人容易点击进入。网络游戏多为暴力游戏，充满血腥杀戮，不断挑战玩家，使得未成年人容易沉溺在虚拟世界中，玩物丧志。长时间地玩网络游戏还会导致他们精神萎靡，性格偏激，过度依赖网络，逐渐走上犯罪道路。我们呼吁，全社会都要关心、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美丽的女警官对着镜头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年轻的男记者眉开颜笑，目放异彩，唯唯喏喏，点头应和。拍摄完毕，女警官和两个男记者暧昧地谈笑着上了新闻采访车，车子一溜烟就不知所踪。那些伸长脖子围看看稀奇凑热闹的背影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其间免不了不堪入耳的流言。

“干她一次这辈子就活得划算了。”一个老背篋把大家的想法说出



来，于是他们就集体龇牙咧嘴放声大笑。粗犷的笑声在街道上像云的影子一样飘过，宁城的空气里立即溢满了浓烈的欲望。于是有人希望黑色的夜晚早些笼罩宁城。

这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与我没有多大关系，就像以前度过的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下午。虽然时时刻刻都有故事在发生，但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弱小看客。若干年后，当扶贫开发的号角在云贵高原的上空嘹亮地响起，当下这座宁城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已经把这些平凡的下午忘记得一干二净。

即便如此，可是我对眼前正在发生着的一切还是感到无比好奇，同时又感到无比畏惧。它们是那样的诱惑我，又让我感到那样的深不可测。我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提心吊胆地洞察着身边的一切，害怕因一时的过错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我每行走一步都要望望高大的老爹，乞求他能拉着我的小手，给予我关心、爱护，让我不要受伤害。

老爹没有那样做。他只顾叮叮当当地弄着他的修鞋工具，和那些来修鞋的人不冷不热地说着话，只是偶尔回过头来看我一眼。这让我感到特别委屈，为此我故意跌倒，然后趴在地上张开嘴巴哇哇大哭。泪水在童年的岁月里流淌成河。和许多贫穷而又不幸的孩子一样，哭声成了我童年唯一的记忆。没有人告诉我，我幼小的心灵也不可预知，童年的岁月里只有哭声和眼泪，成长的历程是怎样的多灾多难，人生之路是怎样的曲折坎坷。

就这样，我在哇哇的哭声中渐渐地长大。时光的流逝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我的老爹。那个时候，我觉得老爹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属于我的世界。无聊之时，我就躺在他的怀里甜甜入睡，高兴之时，我就骑在他的脖子上，两只小手紧紧抓着他蓬乱的头发随心所欲，玩累了就在他的脖子上撒一泡尿，以此告诉老爹，我必须要在炎热的下午睡上一觉。

当然，老爹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能让我歇斯底里地哭，也能让我



不可理喻地笑。在老爹高兴的时候，他会给我买一些垃圾零食，在老爹不高兴的时候，他会毫不手软地赏我几个清脆的巴掌。我总是在冤屈和伤心中大张嘴巴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整个城市。

一年，两年……年复一年。我被老爹送进了学堂。开学那天阳光明媚，像是一个特别喜庆的日子。孩子们伴着上课的钟声唧唧喳喳如决堤的洪水般涌进教室，在一阵毫无意义的你推我挤的喧闹声里逐个坐定，然后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像是一群春暖花开时山野里发情的鸟雀。直到披着一头淡黄色卷发的小眼镜老师走上讲台，教室里才变得鸦雀无声。

小眼镜老师拿着花名册南腔北调地点了一次名，就开始在讲台上活蹦乱跳地讲起课来。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小眼镜老师的脖子有节奏地一伸一缩，恰似一只刚刚生了蛋咯哆咯哆地叫着的小黄母鸡。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一动不动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呱啦呱啦地讲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听了半天也听不出什么头绪，为此我感到索然无味。过了十多分钟的光景，我就趴在课桌上呼呼睡去。口水从嘴角绵绵不绝地流出来，淌在桌面上明晃晃的一大滩，仿佛就是举世闻名的高原明珠的仿真模型。直到小眼镜老师的手轻轻地拧着我的耳朵，我才从睡梦中惊醒，一脸困惑地看着小眼镜老师。

“你叫什么名字？”小眼镜老师的声音恰似一江款款而流的春水，听起来既温柔又暖心。“王易生。”我咽着口水及时回答。心里却在想，刚才不是点过名了吗，现在又要问我叫什么名字，记性真差劲。“你知不知道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小眼镜老师的声音打断我好奇的想法。“坐着不要动。”我不敢怠慢。“你妈妈在家是怎么教你的？”小眼镜老师穷追不舍。“我家里没有妈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老师，他在说谎，我妈说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妈妈的，连小猫小狗也是有妈妈的。”一个小女孩大声说道。“哈哈！”全班同学立即冲着我大笑起来。“不许笑。”小眼镜老师大声吼道。小眼镜老师似

乎明白了什么，当她再次回过头来看我时，目光中就多了几分异样的神色，不知是同情还是气愤，最终她还能心平气和地教育我。“老师现在告诉你，你到这里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老师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准调皮捣蛋，也不准惹是生非，知道了吗？”小眼镜老师如是说。

“知道了。”我低着头，弄着手指小声回答。小眼镜老师对着我点了点头，表示满意。然后转身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之后，又开始讲着她的课：“今天，我教大家学习拼音，看着黑板上我写的这个，我怎么念，你们就怎么读，要大声地读。”

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跟着小眼镜老师大声地朗读起来。我紧紧地闭着嘴巴不敢开口，心里感到既惊慌又害怕，觉得一旦开口，就会大难将至，必死无疑。直到同学们朗读了很多遍，我才视死如归般试着小声念了一下，觉得不会有恐怖事件发生，更不会死人，我朗读的声音就渐渐大起来。

就这样，我跟着大家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摇头晃脑地朗读着，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后来我就能在声海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我感到妙趣横生，原来学习知识就是跟着老师大喊大叫。这样想的时候，我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发音也是随心所欲，花样百出，而且还跑了调。“啊——哈——哦——”我闭着眼睛像唱歌一样乱吼乱叫，大家都停了，我也不在乎。最后，偌大的教室里只有我的一串阴阳怪气的声音在回荡。

“王易生，你在干什么？”小眼镜老师在讲台上大发雷霆。“老师，我在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一本正经地答道。“哈！哈！哈！”全班同学再一次冲着我大笑，并且开始七嘴八舌地笑话我，议论我，对我品头论足，说长道短。“老师，他是一个大笨蛋。”“老师，他是一个大白痴。”“老师，他是一个神经病。”

此时，我的心里没有一点儿害怕的感觉。我能感觉到，小眼镜老师不会像老爹那样，动不动就举起手来劈头盖脸地打人，她只会动动嘴巴说些



高深莫测的话，就像对牛弹琴一样，这种方式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冲击力。所以，我不在乎小眼镜老师怎么教训我，也不在乎同学们怎么议论我，我认为只要自己开心就是大吉大利，根本就不去听小眼镜老师叫我改掉坏毛病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

我朝着同学们做着鬼脸，然后又旁若无人般开怀大笑，直到小眼镜老师破口大骂起来，并且不停地说我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我读书的万丈激情才有所减退。我若有所失地低下头去，冷眼看着同学们笑得已经变了形的脸，然后开始简单地想一些关于自己身世的事情。

我从生下来就一直喝着生活的苦水过日子，家穷多病身体弱，妈妈在我出生六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我虽然不知道我那所谓的妈妈长着一张慈母脸还是三八脸，但我们父子俩多年相依为命的生活经历告诉我，那女人绝对不是什好东西。

我之所以用女人来称呼我那所谓的妈妈，那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她仅仅是一个女人而已。她并没有留给我一丁点儿母亲的记忆或者妈妈的印象，虽然她给了我魔鬼般的身材：嘴尖头小皮肤黑，瘦骨伶仃四肢长短也不齐。也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的美称比比皆是：黑猩猩，大公猴，叫花子。而我真正的名字，是叫王易生。这个名字也是妈妈所赐。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妈妈在生我的时候很顺利，就像拉一泡屎那么容易，没有经受太多的痛苦和折磨，所以叫我易生。除此之外，任我歪着脑袋左思右想，就再也找不到我叫易生的理由了。我去问老爹，老爹说不是我想得那么无聊，我的名字是容易生存的意思，以后无论我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都会有衣穿，有饭吃，都会长命百岁儿孙满堂。我对老爹的这种理解很不满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妈妈。但是妈妈已经弃我而去，我的名字，成了伴随着我艰难成长的一个谜，如同我不知道妈妈长得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一般。

我并没有因此而憎恨妈妈，或者想念她。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有

选择做任何事情的权利。妈妈怀孕十月，然后生下猩猩一样的我，这并不是她的本意。她又用笨拙的思维给我取了一个不知作何解释的名字，虽然有些不尽人意，但却是天经地义。所以，我没有憎恨她的理由。但是，她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让我无法记住她的容貌，让我无法知道人的奶水是什么味道，所以，我又找不到想念她的理由。

就拿我来说吧，我也有选择做任何事情的权利，包括爱和恨。我很爱小弱、蓉蓉以及她们的那些姐妹，我痛恨刘可、赵诚、李顺利以及他们的兄弟。刘可这伙王八蛋整天有事没事就拿我找乐趣，寻开心，出了什么事还要让我背黑锅，做他们的替罪羊，想起来就是一肚子的怒气。

不过恨的时间都是短暂的，甚至是瞬间的。如果从内心深处出发，我还是不会怪他们的，因为他们给我钱。钱对我来说，有时候可以和生命画等号，甚至可以画大于符号。掰着手指头细细算起来，他们每天给我的钱比老爹给的要多出好几倍。所以，我虽然对他们恨之入骨，有时会跑到无人的角落找个烂西瓜狂扁一回，口里喊着他们的名字大骂一通，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地和他们在一起，甚至是想方设法和他们在一起。

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一山更比一山高，女生更比男生好。和小弱她们在一起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个时候，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在闪着黄金的光芒，生活被涂上了阳光的颜色，梦中的世界也尽是万紫千红鸟语花香，那心情自然就不用说了，连小鸟屙屎在头上也觉得是一种幸运，感觉就像中了一注七星彩，吵吵闹闹的世界也因此变得和谐融洽起来。

小弱她们出手很大方，特别是碰上什么节日或者重大喜事诸如生日之类，我就可以分文不损地美食一餐，让我既大饱眼福，又大饱口福。“易生，千万不准给我送礼物，就算你送了我也不会收的，大家是好朋友嘛，只要你有那份心意就行了。”小弱她们常常这样对我说，我也是常常这样想。当然，我也知道小弱她们不收我的礼物是因为我家里很穷，不过我也不会太介意。我觉得做人就要像我这样诚实厚道，拿得起放得下，而且看



得开，这样就会感到特别舒服。

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弱她们和我做朋友大都是在同情心的支配下进行的，这个我也知道。别的且不说，光凭我身上那件四季不离身的“多功能服”就足够证明我光辉的家业：夏天当风衣，在风起的时候，飘飘闪闪的，颇有几分周星驰装酷的味道；冬天当大衣，在雪花漫天的时候，紧裹在身上，也是比较的有造型。小弱她们还喜欢我的勇敢。俗话说，人穷命贱，一点儿也没错，我不但命贱，而且人更下贱，天不怕地不怕，性命可以不要，脸面更是可以随地乱抛。

“易生，今天又有一个三八婆骂我了，你帮我去好好教训教训她，替我出一口闷气，老规矩，包子一个，外加一个馒头。”每当小弱她们揉眼抹泪地对我哭诉的时候，我就感到义愤填膺、义不容辞了。为了弱不禁风的漂亮朋友，为了拿在手里仍是热乎乎的包子和馒头，我总是选择两肋插刀。而且我的私心也告诉我，大显英雄本色出尽风头的绝佳时期也即将来临。

“你们这些臭婊子，胆敢欺负我的小妹，也不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是谁。”当我对着那些看似无辜的小女孩骂得口沫横飞的时候，仍不忘伸出黑爪子似的手在她们面前晃来晃去，摆出一副打架谁怕谁的架式，赤手空拳准备迎接着一场不可能发生的战斗。

“黑猩猩、大公猴、叫花子呗，你以为你是谁，真是厚颜无耻的东西，十八中的垃圾败类，还在这里张牙舞爪自以为是。”这句话，我的劲敌，那些无辜的小女孩一般都不会说出口，但我每次都能从她们眼神中一目了然地看到这层含义。如果不出什么乱子，结局大都是她们以好女不跟男斗的女人大量收场走人。我却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我想，管你怎么说我，怎么看我，何必为区区一件小事气坏我金贵的龙体，只要小弱她们高兴满意，给我买热乎乎的包子馒头就万事大吉。

当小弱她们买来热乎乎的包子和馒头的时候，我的那些劲敌就斜着眼

睛扭着屁股离开了。小弱她们认认真真地称赞一回我的勇敢和神威，然后又开始蹦蹦跳跳地玩起来，并且迅速将我忘记。

我确定小弱她们暂时不需要我帮忙，就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坐下来，左手拿着包子，右手拿着馒头，左瞧瞧，右看看，然后左边一口，右边一嘴悲壮地吃起来。吃着吃着，我的心中忽然荡起一种强烈的高处不胜寒的独孤求败式的寂寞。这个时候，我热血沸腾，感慨万千，我很想唱一首《霸王别姬》之类的歌。

二

“废物，混账东西！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瘦猴子似的，怎么可能一拳打伤王俊楠的眼睛？你不会是个白痴吧，王俊楠可是一米八一的大个子啊！”校长办公室里，校长正在愤愤地训斥着我。他在我的身边不停地踱来踱去，活像一只年老体迈又肥又胖的老公鸭。有几次他举起手来，想狠狠地给我几个响亮的耳光。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最终还是没有动我一下，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

“不知道当初是哪个老师瞎了狗眼，会收到你这么一个窝囊废。”最后，校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恶狠狠地看着我，眼睛瞪得像两个牛卵子，那眼神可怕得好像是我前生杀了他家老爹一样。

“校长，我也有一米五八，要是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去拿钢卷尺来量。”我小声地说道，希望借助地球的引力把头低得恰到好处。“够了！不要再和我狡辩了，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无用的话，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给学校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还会再次通知刘可、赵诚、李顺利他们来盘问，不管是谁打的，结果都只有一个：开除。否则很难平息这场风波，也难消除我的心头之恨。”校长一脸的铁面无私。





我两个小时的青春就这样被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惨无人道地强奸了。校长那战败将军式的坐姿我看着实在不爽，我真想大骂他的老娘，或者飞起一脚将他踢到九霄云外。不过我还是不敢多言，更不敢轻举妄动，我只得像个忠实的太监一样弯着腰，垂着手，移着碎步，灰溜溜地退出了校长办公室。

云贵高原上的这种鬼天气真够狠毒，昨天才是冬至，而且太阳还时不时地露一下脸，今天就装模作样摆出一副严冬的架式。不但气温从十几度一下子降到了零度，而且还哭丧似的飘起毛毛冰雨，让人防不胜防。我不得不将双手紧紧地抱着身体，一路上打着寒颤走向教室。

看着初二（1）班的教室我就火冒三丈。一个星期前，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放了一个屁。屁声是一流的响，像打炮一样；屁质也是一流的臭，据说臭遍了整个教室。我不但没有感到尴尬和无地自容，反而心花怒放气定神闲，引以为傲，因为我看到刘可他们嬉笑着偷偷地向我立起了大拇指。

我知道下课以后，刘可他们又要为这个威震八方的臭屁给我买包子馒头。想着想着，我突然控制不住，咯咯地发出两声得意的笑。坐在前排的女生吴兰回过头来，捂着鼻子恶狠狠地对我说道：“放屁还笑，真没教养。”我闻声立即化高兴为力量拍案破口大骂：“小娘们，你算什么东西，本大爷放屁你也敢管，不要仗着自己成绩好，有几分骚样，养着个小白脸就目中无人了。你这个贱货，当心我撕烂你的乌鸦嘴。”

“大胆王易生，竟然敢在我的数学课上如此放肆，马上给我站起来。”数学老师立即吹胡子瞪眼睛，用黑板擦拍击讲桌的声音一点儿也不比黑脸包青天的惊堂木逊色。接下来的，并不是数学老师弄弄眼镜的简单动作，而是天下大乱。吴兰稀里哗啦的哭声，王俊楠为她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气愤声，刘可他们幸灾乐祸为我助阵呐喊的尖叫声和口哨声，同学们的议论声和吆喝声马上响成一片，一锅粥就这样煮开了。所有的人都忐忑

不安，好像本拉登的波音飞机向我们的教室飞来了似的。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默不作声，越是动乱越是表现得更加镇定。

那个人就是我。我非常清楚王俊楠为什么要替吴兰打抱不平讨回公道，也非常清楚刘可为什么要替我呐喊助阵煽阴风点鬼火，这其中也是有缘故的。初一那年，刘可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大把大把的钞票赢得了吴兰的芳心，两个人花前月下小卖部旁边甜甜蜜蜜地恋爱了一年。情人节那天，吴兰一反常态，拒绝了刘可的鲜花与巧克力。吴兰对刘可说道：

“我梦中的白马王子应该是成绩优秀的，文笔像鲁迅先生那样，写诗像海子和顾城那样。个子高高的，长得像姚明那样，篮球打得像易建联那样。足球踢得棒棒的，长相和球技像贝克汉姆那样。你是别人的神马王子，但不是我的白马王子。”

“那你的白马王子不就是我们班上的王俊楠嘛，虽然他的实际情况和你说的还有一定距离，但十八中除了他之外，别人恐怕是望尘莫及了。”刘可挺了挺一米六八的身体，接着说道：“其实我也够高够帅的，呵呵！成绩嘛，我发誓挑灯夜战，寒窗苦读，两个月之内，一定能跳进中等生的行列，再废寝忘食，悬梁刺股半年，就会赶到你的身边来陪你。篮球一直都是我的特长，这个我们班的人有目共睹，自然不在话下。至于足球，我明天就去学，我早就想学踢球了，不过我一直坚信，漂亮的女生都不喜欢下半身运动，看来我的推断是错误的。”刘可这小子，说话永远都是那样地自信，即使是被恋人无情地抛弃的时候。

“可惜你没机会了，你也猜对了，我已经答应了王俊楠的追求。”吴兰用乞求的眼神等待着刘可的回答。女人总是这样，希望所有故事的结局永远都是花好月圆，即使是痛彻心扉的分手，回忆起来也是甜蜜无限。

“那么，你曾经的可可祝你们幸福。”刘可微笑着满不在乎地回答，脸不红心不跳，绅士得比英国人还绅士。如果是我的话，我马上就拉倒。我要先将吴兰爹妈娘老子祖宗十八代臭骂一通，然后再往她的脸上吐口





水，然后再去找王俊楠那个龟孙子算账，找着了就往死里打。

“不要吵！”数学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吼起来了，“老虎不发威，你们还当我是病猫。今天的课不上了，我马上去找你们的班主任来收拾你们。”数学老师说罢，一闪身拂袖而去，那鲁莽的动作难看得令人作呕，根本就没有一点优美的成分。我怀疑他从来就没有读过徐志摩先生的“轻轻的，我走了”这样美妙的诗句。不过我还是原谅了他。古今中外的数学老师都是这样，不是把文学诸如诗歌之类的当大便，就是当垃圾，整天就知道 $X+Y=Z$ ，平方立方再开方，长年累月乐此不疲，学生们看见他们就像看到了没有共同语言的外星人，连正常的交流都成了问题。

班主任的圣驾一到马上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一群以王俊楠、吴兰为首的“忠臣”一改骂人的丑态，恭迎着他们的救星。另一群是以我，不，应该是以刘可（老天爷曾经在梦中对我说，我的生命充其量也只能当别人的配角）为首的“乱臣贼子”立即鸦雀无声，低头领罪，听其发落。

班主任就是班主任，不愧是我们十八中的优秀高级教师。无论是他骂人的言辞、声音、表情、动作、姿势，还是眼神，都是那样的卓尔不群，独具特色。每一句话都堪称唇枪舌战史上的经典，完全可以编入教材永垂青史千古传颂，还要要求学生当成名言警句背诵默写。

“你们四个挨千刀的短命儿子听清楚了没有？”班主任再次厉声问道。“听清楚了。”我和刘可、赵诚、李顺利异口同声地答道。“前门、后门、窗子要用水洗，再用帕子擦干净。墙脚内侧外侧也要擦干净，地板、黑板、桌椅什么的我不再重复了，你们也是轻车熟路的。特别是厕所，弄不干净休要怪我不讲情面。”班主任板着脸说道。

我的额头上已经渗满了豆大的汗珠。刘可他们若无其事地坐在讲桌上，一边悠闲地嚼着口香糖，一边苦口婆心地对我说：“干这些杂活还是叫花子厉害，四个人的任务，一个人仅用两个半小时就全部搞定了。老规矩，请你上两个小时的网，外加一盒蛋炒饭，明天和后天的上网费由赵诚

和李顺利付。还有王俊楠那个狗日的，我们不会就这样轻易放过他，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消消心头的这口鸟气。抢了我的女人不说，还欺负到兄弟你的头上来了。”

刘可他们一直叫我叫花子。我曾经跟他们理论，他们总是说，像叫花子这样响当当的名号，非我莫属，就应该叫，这样叫着亲切，这样叫着够朋友、够兄弟。时间长了，我自己听起来也觉得十分悦耳，也就不再跟他们理论。

我知道刘可早就看不惯王俊楠了。这次他要教训王俊楠十之八九是因为吴兰的事，但他还有十之一二是帮着我的，还算得上朋友。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欣慰，于是我心满意足地问道：“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赵诚摩拳擦掌地说道：“就在明天晚上，我和李顺利已经调查清楚王俊楠的上学路线，其中有一段胡同路很狭窄，到了晚上又黑又没多少人走，晚自习后王俊楠回家要经过那里，是动手的好地方。”

我又问：“那么，我要不要和你们一起去呢？”李顺利嬉皮笑脸地说道：“不用了，你跟着我们反而碍手碍脚的，不好行事。有刘可、赵诚和我就行了。三打一，难道我们还会输不成？对吧，刘可？”刘可立即表示同意，然后他们三人坐在教室里商量着如何对付王俊楠，我则拿上工具向厕所走去。

学校大门口宣传栏里张贴着的那份有着浓烈武侠小说色彩的公告成了这两天同学们课前课后谈论的焦点话题。我不用看也知道写些什么，内容无非是这样：王易生，男，本校初二（1）班学生。因平时的江湖恩怨，道中过节，王易生对同班同学王俊楠怀恨在心。上个星期三晚上，王俊楠在上完晚自习回家的路上，途经一条杀机重重的小胡同，行走间突然感到眼前强光刺眼，看不清物。王俊楠在心中暗叫不好，知道被人用手电筒照着眼睛了。在王俊楠不知所措的那一瞬间，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一条黑